

现代汉语参考资料

(绪论、语音部分)

安 徽 大 学

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

前 言

《现代汉语参考资料》是为配合《现代汉语》的教学而编选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现代汉语》服务的。它可以扩大视野，加深理解，促进思考，对学习和使用《现代汉语》教材会起辅助作用和补充作用。

本资料分四册出版。第一册绪论、语音；第二册文字、词汇；第三册语法；第四册修辞。本资料所收论文，以国内报刊上发表的为主，少数选自“文件汇编”，专著不收。所选论文的期限，从一九四九年十月起到一九八三年为止。

本资料的编选工作在现代汉语教研室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具体分工是：孙洪德（绪论），吴欣欣（语音），李金陵（文字），杨义青（词汇），袁晖（语法），阮显宗（修辞），最后由袁晖总其成。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限制，编选工作中一定会有不少地缺点和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目 录

绪 论

- 语言和语言学……………吕叔湘(1)
- 略论汉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鲍明炜(24)
- 论汉族标准语……………王 力(34)
-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人民日报》社论(55)
- 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人民日报》社论(61)
- 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罗常培 吕叔湘(68)
- 有关汉语规范化的几个问题……………姜闻翰(98)

语 音

- 语言和语音学……………张世禄(106)
- “音位”与“音位学”浅说……………李振麟(130)
- 《汉语拼音方案》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周有光(136)
- 有关辅音的几个问题……………陈治文(143)
- 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题……………王 力(149)
- 现代诗韵……………鲍明炜(154)
- 声调和声调教学……………殷焕先(168)
- 念轻声的规律……………承 融(177)
- 语调概说……………殷焕生 蒋维松(182)
- 漫谈朗读……………齐 越(187)

普通话的正音问题	周祖谟 (197)
语音的积极功能	徐世荣 (206)

语言和语言学

吕叔湘

0 什么叫“语言”？语言就是人们说的话。（用文字把话写下来，当然还是语言，这个一会儿再讲。）世界上的人说的不是一种话：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话，俄罗斯人说的俄罗斯话，日本人说日本话，汉人说汉语。再往小里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话，北京人说北京话，上海人说上海话，东庄的人说东庄话，西村的人说西村话。就因为这样，您要问世界上有多少种话，竟无从回答一个数目。如果按汉语、俄语这样的单位来算，大概也短不了千儿八百吧。

研究语言的学问叫做语言学。研究语言的一般情况的叫做普通语言学，①研究某一种语言的可以带上那种语言的名字，比如汉语语言学、俄语语言学，等等，简单点也可以叫做汉语学、俄语学，等等。

1.1 人们说话是为了彼此交际，也就是互相传达意思，包括思想、感情、要求，等等。用来传达意思的媒介是声音，可必得是人们嘴里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所谓语音。一张琴、一枝笛也能传达一定的意思，可那不是语言，至多也只是“音乐的语言”。声音和意义，这是语言的两面，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有两位外国朋友在那儿说话，咱们听不懂他们

①应该叫一般语言学（方光焘教授对于这一点很坚持），不过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普通语言学”这个名称。

说什么，就只听见他们唧唧呱呱。对于咱们，这唧唧呱呱只是些无意义的声音，咱们承认那是语言，只是“推己及人”，知道那些声音是有交际的作用罢了。跟这个相反，咱们自己人说话的时候，就只注意话里头的意思，几乎忘了这些意思是通过一定的声音传来传去的。一般说来，只有研究语言的人才同时注意声音和意义。

说话的声音，出于一人之口，入于另一人之耳，研究语音也就可以从两方面着眼。一方面，咱们研究人类的发音器官怎样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发音器官怎样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有哪些发音部位，有哪些发音方法，怎样辨别这些变化无穷的声音：研究这些个的是发音学。另一方面，咱们研究各个声音的听觉印象，研究声音的高和低，轻和重，长和短，粗和细，脆和软，能不能延续，有没有共鸣，等等：研究这些个的是音响学。语音的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两方面的结果是互相说明的。研究语音，特别是音响方面，光凭听觉是不容易得到精密的结果的，得依靠各种仪器的帮助。发音学对于仪器的倚赖比较少些，发展也就比较早些，音响学是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也就是声谱仪等仪器发明之后，才大大地发展起来的。使用仪器研究语音叫做实验语音学。

1.2 可以把语音作为声音来研究，也可以把语音作为语音来研究。这个话怎么讲呢？人类发音器官所能发出的声音几乎是无限的，但是每一种语言都只利用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个语言里所用的声音那个语言里不一定都用上。这些用来做语言材料的聲音又并合成为为数不多的音素（一种语言里一般只有几十个），这些音素又有一定的组合方式。拿

北京话做例，音节的界限比较清楚，一个音节可以有四个声调；一个音节，除了作为音节中心的单元音或复元音以外，前头可以有一个辅音，但是不能有两个，后头只能有/ngr/，①不能有别的辅音；有些辅音只出现在/aeou/的前头，有些辅音只出现在/iü/前头，如此等等，这就是北京话的语音结构。研究一种语言的语音结构，也就是它的音素和音素的组合，这是音素学。②很明显，发音学和音响学都是有普遍性的，音素学则主要是拿个别的语言做对象，虽然也很有些共同的道理。

以上所说都可以包括在语音学之内。这是广义的语音学。要是严格一点说，发音学是语音生理学，音响学是语音物理学。只有音素的研究是用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语音，所以有些语言学家把“语音学”这个名称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

1.3 语音怎样传达意义呢？比如有这么一句话：Wómen qiántiān yòu kànjiànle rénzào wèixīng，意思是“我们前天又看见了人造卫星”，这里边说到一些人和一个物件，说到这些人跟这个物件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关系（有了某种方式的交涉），并且说到这不是第一次。是不是这一串声音是一个整体，用前者传达后者，两者都不能分析呢？假如咱

① 两条斜线中间是音素的符号。

② “音素” phoneme 是音的译名，“音素学”是 phonemics 的译名。更常见的译名是“音位”和“音位学”。这里没有采取音位这个名称有两个理由：（1）把实际上无数的语音归纳成一定数量的单位，从这个角度来看，“音位”的“位”字是很好的译名，可是在别的上下文里不一定都很好讲，比如“音位的组合”就不如“音素的组合”好懂。（2）语言的两个最基本的单位是“音素”和“语素”（参看下页注①），为了便于两个名称的联系，前者用“音素”较好，这个名称也是现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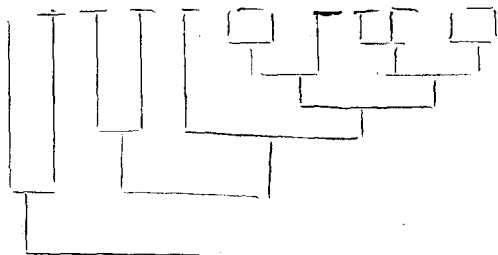
们得到的材料只是这一点儿，就无法做出结论，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假如咱们得到大量的材料，就会发现好些句话跟这句话部分相同，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别的话里重复出现。换句话说，这句话是可以分析的，可以分析成十二个单位，每个单位用一定的语音跟一定的意义相联系。这样的单位叫做语素。①音素和语素是语言的两个基本单位，可是两个平面上的东西，音素没有意义，语素有意义。一般是几个音素构成一个语素，有时候一个音素也能构成一个语素（象汉语的语气助词a，俄语的连词a，介词b和c）；汉语的语素大多数是一个音节，可是也有两个音节或更长的（象hùlu和Penisilin，后者是外来语）。

每个语素都有意义，可有时候两个或者更多的语素组合起来之后不等于原有的几个意义简单地加在一起，而是另有一个新的特定的意义，象“前天”、“和平”、“古往今来”。一个语言的语素和具有特定意义的语素组合，总起来构成这个语言的语汇。罗列一个语言的语汇，解释每一个语汇单位的意义的词典。词典是语汇研究的成果。

1.4 语素以一定的方式互相组合。“一定的方式”包含三层意思。（1）语素的组合有一定的层次。比如上面那句话的十二个语素，组合的情况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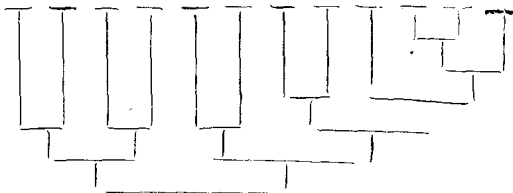
①用“语素”做morpheme的译名，是朱德熙先生的建议。一般译做“词素”，这个名称老叫人想到它是从“词”里边分析出来的。事实上，语素是比词更加根本的东西。在好些语言，也许是多数语言里，要决定一个语言片段里边有多少个词相当困难，而把这个片段直接分析成语素倒比较容易，并且不应用“词”这个概念也能把这个语言的结构说清楚。

我们前天又看见了人造卫星



语素和语素组合成为结构，结构和结构或者结构和语素又组合成新的结构，上面这个例子包含十一个结构。(2)一个结构的成分的排列有一定的次序。比如“看见”不能说成“见看”，“看见了”不能说成“看了见”，“人造卫星”不能说成“卫星人造”（这是法语的说法），整个这句话不能说成“我们看见了人造卫星又前天”（这是英语的说法）。有时候，相同的多少个语素可以有不止一种排列法，但是结构的层次或成分的次序不一样，意义也就不完全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比如上面那句话，如果说成

人造卫星我们前天又看见了



意思就不完全一样；如果说成“人造卫星前天又看见了 我们”，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3)一个结构的成分相互间有选择性。比如，“们”可以跟“我”组合，可是不能跟“看见”组合；“了”可以跟“看见”组合，可是不能跟“星”

组合；“星”可以跟“看见”组合，可是不能跟“又”组合。①根据它们相互间的选择性，可以把语素和结构分类。类有大类，有小类：“我”和“星”属于同一个大类，可是属于不同的小类。一类的成员常常可以跟几类的成员组合，产生的结构属于不同的类：“看见”和“大”都可以跟“星”组合，但是“看见星”和“大星”是两类，“看见星”和“看见”是一个类，“大星”和“星”是一个类。

语素的组合层次和次序，语素和结构的分类和相互间的选择，这些构成一个语言的语法，是语法学的研究对象。这种选择性和次序都表示语法意义，可以归纳为一些语法范畴，如事物、行为、数、格、时、态、主动和被动，等等。语词、轻重音以及其他语音变化也都能表示语法意义，所以不仅是语音学的对象——音素，也是语法学的对象——语素。

语素是最小的语言形式，任何长篇大论都能分析成一个语素。从最小到最大，中间有两个重要的单位：词和句子。词是语言里最小的能自由运用的单位，可以是一个语素，也可以是一个结构。有些语言的词容易规定，有些语言的词比较难规定。句子的规定主要靠语调，它的内部组织是多种多样的。研究语法的人常常把语法分成词法和句法两部分，词法又叫做形态。

①讲到语素和结构的选择性，必须区别语法上的选择和语汇上的选择。比如“甜”所属的类和“星”所属的类是可以组合的，“吃”所属的类和“床”所属的类也是可以组合的，咱们不听见有人说“甜星”或者“吃床”，那是因为受语汇意义的限制。凡是合乎语法上的选择但是不合乎语汇上的选择的，不是绝对没有意义，只是那种意义不近常情，甚至荒唐可笑罢了。只有不合乎语法上的选择，象“看见们”、“又星”之类，才是真正没有意义。

2.1 语言可以用文字写下来。文字起源于图画，一幅画里可能画上许多东西，表示相当复杂的意思。有人管这种图画叫“图画文字”，其实这只能叫做图画记事或是图画书信，还不能叫做文字。图画必须跟语言挂上钩，让一个图形固定地联系着语言里的一个较小的有音有义的单位，一个词或是一个语素，这才可以叫做文字。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图形就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用它的形状唤起人们对于事物的联想，一方面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义结合体，而后者是主要的。何以见得？比如古代汉语里有**siæg*和**tiæg*这两个语素指同一种动物，同时有一个图形“豕”代表这个动物，这个图形决不能同时联系这两个语素，而只能联系其中的一个，比如说**siæg*，而**tiæg*那个语素就得另用一个图形来代表，比如说“猪”。这样，这些原始的字就逐渐失去象形或象事的作用，成为语言里的语素的符号。进一步，归并同音的字，简化形体，就成为音节文字。再进一步，分析这些音节里所包含的音素，每个音素用一个字母来代表，就成为字母文字。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所用的文字，不是字母文字，就是音节文字。字母文字和音节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汉语现在所用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基本上是语素文字，一个字固定地联系汉语里的一个语素（成词的和不成词的），有时候两个或三、四个字合起来代表一个语素（成词的）。

文字学的任务应该是研究文字的起源和演变，以及某一个语言的文字怎样代表这种语言，比较它的拼写法和语音结构，是否需要改进，如何改进，等等。咱们过去管它叫“文字学”的却是内容极其广泛的一门学问，包括形、音、义三方面，几乎等于语言学了。这是因为汉字的性质特殊，容易引起人们的错觉，仿佛文字是音和义的枢纽。实际自然是音

的材料，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用比较精细比较全面的语音符号（音标）来记录。

书面语虽然不能完善地代表口语，可是有很伟大的作用。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中国古代传说，仓颉造字的时候“鬼夜哭”，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文字是冲破黑暗的火炬。且不说它帮助人们积累知识的作用，光就它对于语言发展的影响来说，任何一种语言，在书面语出现以前，都免不了方言分歧，人们的交际受到阻碍，不容易形成较大的政治经济单位。书面语以一个方言为基础，逐渐扩展到方言相近的邻近地区，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工具。可以这样说，书面语出现以前，语言趋向于分化，方言越来越多；书面语出现以后，语言趋向于统一，书面语和它所联系的方言是这个统一运动的引力中心。

书面语的扩展，部分地决定于它本身的条件，例如拥有优美的文学作品，但是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当时当地的政治、社会条件。拿书面德语做例，它的基础是一种中部日耳曼方言，有利的政治、社会条件使它能战胜日耳曼境内先后出现的一些别的书面语，扩展到现在的德国全境，奥地利全境和瑞士的一部分地方。同样，也是政治、社会条件阻止它扩展到荷兰和比利时境内，尽管荷兰和比利时（弗兰得尔部分）的方言和邻近的德国地方的方言十分相近，而德国各地的方言可以相去很远，甚至不能互相通话，事实上，我们说某些方言是某一语言的方言，某些方言分属于两种语言，并不是从这些方言本身相近或不相近来考虑，而是看书面语是一种还是两种。一般情况，一个语言只有一种书面语，不同的书面语是不同语言的标志，丹麦语和挪威语的差别很小，瑞典语跟它们也很相近，但是各有各的书面语。俄语、乌克兰语、

白俄罗斯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汉语的方言差别很大，但是自古以来就有单一的书面语。政治、社会条件使书面汉语通行于全汉族人民中间，而统一的书面汉语又帮助汉族人民坚持政治、社会的统一。

2.3 书面语在扩展的过程中本身也起了变化。假定某一个语言的书面语是在甲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它扩展到乙方言地区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写作者一方面摹仿甲方言的语汇和语法，一方面又不知不觉地在他们的作品里搀入了乙方言的语汇和语法。等到这个书面语扩展到丙、丁、戊、地区，人们分不出哪是原有的即甲方言的特点，哪是乙方言的特点，都拿来作为摹仿的对象，而又搀和进去一些丙、丁、戊方言的特点。同时，甲方言区的人也会把含有其他方言特点的作品当作摹仿的对象。最后就会形成一种书面的“通语”，那里边，虽然甲方言的成分占优势，可也吸收了许多别的方言的成分。在极端的情形下，这种书面语会成为各方言的平均数。

书面语比口语更容易受到外族语言的影响。一种新建立的书面语常常从别的书面语里翻译许多作品，带来了大量“借词”以及一些语法格式。在欧州的各种书面语的形成过程中，基督教圣经的译本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我国兄弟民族的书面语也正在通过翻译接受汉语的影响。有些民族最初借用别的语言的书面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书面语，前者对于后者自然会有重大的影响：日本、朝鲜、越南的书面语就是这样受到汉语的影响的。

比起口语来，书面语更富于保守性，写作者往往拿前代的作品做语言的范本。有时候，在口语里已经死了多年的词语会通过书面语复活起来；现代英语里有好些词语是十六世

纪通用，十七、八世纪不用，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里重新出现而后进入一般语言的。可是书面语如果过于保守，久而久之就会跟口语完全脱节，也就会另有以后世口语为基础的新的书面语起来替代它。汉语的“白话”替代“文言”，印度的印地语（以及孟加拉语等）和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替代了梵语，是显著的例子。经过这样的“革命”，新的书面语又会从旧的书面语里吸收有用的成分：在现代汉语书刊里，文言成分，特别是利用文言词素造成的新词，比《水浒传》和《红楼梦》里多得多了。

由于书面语不断地从各方言、旧书面语和外族语言里吸收材料，它的语汇就显得特别丰富，“同义语”特别多。这些同义语逐渐取得细微的意义上和色彩上的差别，在一般的修辞上，特别是在各种风格的发展上，有很大的用处。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是口语的语汇相形见绌。任何一种方言的语汇都不贫乏，里头有许多词语是从来没有在书面语里出现过的。

书面语和口语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书面语经常从方言里吸取营养，书面语不能脱离口语“一意孤行”，上面已经说过。反过来，书面语也在那里影响口语。没有书面语的帮助，很难在为数众多的方言中间产生一种“普通话”。有了这种普通话之后，虽然每个人还是常常说自己从小说惯了的方言，可是不知不觉也在里边搀和了普通话。就这样，方言磨掉了它们的棱角，慢慢地互相接近。书面语和口语互相影响的结果，书面语具备了种种不同的风格：从非常“庄严”的到十分接近口语的；口语也分出来多种类型：从特别感到亲切的“家乡话”到不带一点“口音”的普通话，从随随便便的日常会话到一字不苟的舞台语言。一个有长久的书面语

传统的语言是丰富多采的。

3.1 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一个人的短短一生之中就可以看到语汇的不断变化。走进现在的学校，不会再遇见“学监”和“舍监”，也没有人叫做“斋夫”或“听差”，老师们不再拿“关书”，也不再教“修身”和“格致”。这些语词已经从现代汉语的语汇里消失了。在同一时期涌现了无数“新名词”：几十年以前的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合作社、劳动力、工分、干部、同志”，也不会说“斗争、争取、联系、汇报、紧张、落后、相当的、基本上”。有些语词的意义变化也是眼前的事情：“爱人”现在包括甚至专指结过婚的，原先的意义移交给了“对象”。“情绪”和“坦白”除了一般的意义以外又有了专门的意义，“检讨”则一般的意义已经被专门的意义排斥了。这些还都是最近几十年里的变化，时间长了更可想而知。现代的读者打开《论语》、《孟子》，发现许多字现在不用了，许多字的意义跟现在不一样；同样，让孔子、孟子打开《人民日报》，也会莫名其妙。语汇和语义的变化记录在按历史原则编纂的词典里，例如英国的《牛津英语词典》。

语汇的变化最为明显，语法比较稳定，但是时间长了也要变。上古汉语说“子何知？”“不我欺”，现在的语序变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木兰辞》）翻成现代汉语，不能再用“所”字，“无所……”变成“不……什么”了。《红楼梦》里凤姐说：“这里我不过是接手儿，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作主”，这“怎么来，怎么去”古汉语里就没有现成的格式可以转译。

语音的变化在用拼音文字的语言里是很容易看出来的，现代英语的写法暴露大量语音变化的事实。汉字好象把汉语

的语音变化掩盖住了，可是只要追究一下也就会发现。诗是押韵的，可是不但象《诗经》这样古老的作品用的韵现在念起来常常不对，连唐诗、宋词也有同样的情形。《诗经》第一篇《关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采”和“友”押韵，按现代语音怎么样也搞不到一块儿。杜甫诗“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主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按现代读音，“耳”和“里”和“死”也不是一个韵。再说谐声字，很多字的声旁相同可是现代读音很不同，象“喻”和“偷”，“桃”和“跳”，“格”和“路”，“吾”和“语”，等等。讲到声调，古代的入声字现在在北京音已经分别念阴平、阳平、上声或去声；古代的上声字也有一部分现在念去声，连“上”字本身也念去声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语音变化的规律性。比如“同”和“洞”在中古汉语都属于所谓“定”母，在现代北京音里“同”是/tuŋ⁸⁵/(tóng)， “洞”是/tuŋ⁵¹/(dòng)，声母不同了。把同类的字一比较，就知道这个分别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同”是平声，“洞”不是平声。再拿“同、唐、田”这些字跟“通、汤、天”这些字一比较，就知道这里边凡是现在念阳平的字原来都是“定”母字，现在念阴平的字原来都不是“定”母字。从这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语音变化是有严格的规律的。

研究语言的历史叫做语史学。语音史的研究中国从前叫做音韵学。西方语言学家又常用历史语法这个名称概括语音史和语法史。

3.2 方言的形成就是语言变化的结果。各种变化，无